

評審獎

殺死迷因

沐羽

他成名的時候是夜晚，從一條訊息開始擴散，抵達網站，轉運到更多網站。線條是彩色的，視乎網站配色和設計，留言評分回應互相折疊覆蓋，漫天花雨般四濺爆出水藍色的讚好、澄黃的笑臉與驚訝、亮橘好評與漆紅差評——點連成線，線聚成面——浮現一張他被擊倒的臉。

他把臉從雙手裡拔出來，低頭看著自己濕漉漉地關掉水龍頭。漱口杯歪斜地倒在洗手盤裡。在鏡中他的嘴角畫了一條淡淡的牙膏漬，隨著剛才洗臉的動態綿延到腮。他就低頭再打開水龍頭，甚至提不起力氣皺眉或抿嘴。白色背心還黏著冷汗，起床就像撕開一個包裹。一個成名的包裹，內面是七彩繽紛的殘忍。他再把臉從雙手裡拔出來，看著自己。其實他什麼也沒看，手機在外面不斷震動。

手機原本設置成飛行模式，人的睡眠是一場飄浮，一旦降落就粉身碎骨。但名氣不會在他睡眠時就放過他，它們的進攻有怡然自得的航線。他唯一能做的是解除飛行模式，並在第一個訊息映現前逃進廁所洗漱。其後，訊息如汗水倒灌。震動的聲音在他的耳膜裡波瀾萬丈。電郵、社交媒體、簡訊、討論區私訊、各種通訊軟體。他的手機瞬間涇渭交匯，向他發出淫蕩的挑逗：「想當你的狗ㄟ」「誰是小母狗啊？」「汪汪，哥哥我這樣可以嗎？」「異男去死」「噁心」「狗哥，狗哥，狗哥🐶🐶🐶」

數百條訊息是座摩天大樓，不住更新，像子彈電梯往下墜落，卻永遠不會抵達水面。他往外看去，訊息的亮光在床上持久不斷，在那些通知下面壓著的桌布是與女友的合照，她向鏡頭比起的勝利手勢在淫穢的訊息下抑揚頓挫。他就回過頭來，水滴從眉毛落到鼻翼，流到嘴角與下巴，持續往下，一路往下，他跌落到一周以前，栽在交友軟體那個人手上的時候。其實他的女友沒回家，他覺得自己知道她去了哪。但他沒有確認。

交友軟體那人問他有沒有用 Telegram，他說怎麼了。那人說 Telegram 有閱後即焚功能，方便聊色。他說，聊色喔。那人說，對呀，妹妹最近寂寞。他感到自己半身正在焚燒，想到，就算是詐騙也閱後即焚，無傷大雅。不熟悉手上的工具是人類最大的破綻。他不由自主地走進浴室關上門，再鑽進淋浴間關上玻璃門，褲子內褲不知何時已脫掉了。那人傳來一張兩指掰開陰穴的照片，褐色的陰唇與薄荷綠的指甲，是年輕女孩尚未被工作摧殘的手。他趕忙用手磨擦下身，拍下一張勃起途中的照片回敬。那人說，哥哥好大。語言像一隻手，進入他布偶般的意志裡五指箕張，那刻他覺得自己實在是大極了，從水平直到天頂，裡頭每顆精子隨時準備衝上觀景臺登高望遠。

他們再用文字聊了一下，他又發了一張屌照，那人又回敬一張自慰的照片。後來他回想，前後兩張照片的指甲油顏色好像不太一樣，手好像也比較老，只是當時，一切閱後即焚，訊息在畫面只停留十秒就不見了。他們哥哥妹妹地打字聊了一輪，他右手不斷掙著硬得發痛的陰莖，心想聊色真是好東西。之後，他讓那人趴著。那人說，趴好了。他說，要幹你囉。那人說，好大，好舒服。他說，你這樣好像狗喔。那人說，我是你的小母狗。又說，想看哥哥幹我的樣子。他打開鏡頭，對準自己，促狹地笑著：「誰是小母狗啊？」

對話框沉默了一陣，其後他看見通知：對方已錄製螢幕。

那時他來不及想的是：我連那人是男是女也不知道呢。

隔天起來，他女友提醒他說她明天要坐高鐵到南部參加研討會，順便留下來做一禮拜田野。他的意識裡閃過了一個男人的臉，但他沒空去想。他惴惴不安地胡亂回應，她奇怪地看他一眼。那天他如常上班，她如常在「家」，研究一堆民間故事和童話。晚餐他們吃了便當，看了一陣影片，做了愛，他不敢讓她當小母狗。她問他為什麼今天那麼安靜不講 Dirty Talk，他說心情不好。她還安慰了他一陣。洗澡，刷牙，各自躺在床上滑手機，然後，正當他覺得其實也沒發生什麼事倒頭大睡之際，他紅了。他的臉在網絡上漫山遍野穿州過省，還多了個威風凜凜的代號：狗哥。

〈臺男太丟臉！自拍屌照還追問「誰是小母狗」網：噁爆〉

〈網聊叫陌生人小母狗糗大了！噁男「狗哥」慘遭肉搜〉

〈噁男傳她「超露骨內容」：卻爆紅了！網：有可憐有推〉

有些文章有替他打上馬賽克，絕大多數沒有。噁男似乎沒有人權，大概是比人類低等的物種，類似猿猴猩猩或狒狒，除了橫屍車底又被拍照上傳外沒什麼需要保育的理由。他看著自己占了大半個螢幕的臉，非常癡漢。其實影片才五秒，就一句話，現在播放次數加起來也有幾十萬了。有些人說連續看了十次，又有人說想當狗哥的小母狗。有更多人為他做了迷因：「當你到寵物店去，一般人：*狗的品種*。狗哥：誰是小母狗啊？」「史努比的兄弟姊妹都長得差不多樣子，狗哥：誰是小母狗啊？」還有電音 Remix，嘻哈 Remix，流行經典 Remix：「快使用雙截棍，誰是母狗！快使用雙截棍，誰是母狗！」小賈斯汀的〈Baby〉全長三十分四十秒，播放數有二十五億，這加起來的時間長達一萬八千年。一萬八千年前，石器時代的人連狗都還沒馴化呢。當他們馴服狗的時候，會不會也順便發明了母狗 Play？他慘澹地想，有生之年自己也是當了一回名人了。

女友已經在南部了。他不知道她有沒有看到，他不敢提。他做什麼都於事無補。他們還是睡前傳訊息，他好怕她傳來他那占滿螢幕的可笑的臉。短髮，細框眼鏡，瞪得老大的飢渴的雙眼，微峭的門牙。他擠牙膏刷了個牙，齒縫之間彷彿能漏出一叢叢的讚好與笑臉，麵包屑般撒滿一地。鴿群前來啄食，又飛走了。他多想有人前來把他開腸破肚，就地慘死。

狗哥一到店，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，有的叫道，「狗哥，你昨天又養新母狗了！」他不回答，對櫃裡說，「溫兩碗酒，要一張凌辱A片。」便排出九文大錢。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，「你一定又亂傳扁照了！」狗哥睜大眼睛說，「你怎麼這樣憑空汗人清白……」「什麼清白？我前天親眼見你叫人母狗被錄下來，被吊著打。」狗哥便漲紅了臉，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，爭辯道，「網愛不能算愛……網愛……小母狗的事，能算愛麼？」接連便是難懂的話，什麼「情慾自主」，什麼「調教」之類，引得眾人都鬨笑起來，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。

他回到座位時，電腦螢幕上被黏了一張便利貼：「我是小母狗，看著我」他把紙撕下來，但不知道該放哪。附近一定有人在看著他，說不定還在拍他。早上在坐捷運時，有個假裝在玩賽車遊戲的男孩把手機扭來扭去，最後把鏡頭定定地對準他。還有另一個女的，她假裝講電話時用鏡頭對著他，可惜忘了關拍照音效。坐計程車時，司機在後視鏡裡的眼神帶著笑意。世界變成了一個水族箱，又或者說，世界本來就是水族箱，今天輪到他當小丑魚。

螢幕上是一家公司的官網：「本協會為非營利、非政府的民間組織，每年訂定明確的階段性任務，堅守原

則並朝最終目標前進。」他盯著這段像樂高般的萬用說辭，放到哪家公司都可以。下午就要跟他們的代表開會接洽了，但網站在他的瞪視下靜止不動，滑動的只有他的意識。他作為內容在網絡上被各路人馬淫穢地翻覆雲，幾乎能聽見他們吞口水後發出的溢美之詞：這迷因有夠狂。他還看到有跨國傢俱公司為了賣小狗娃娃，找了繪師來把他的臉畫成卡通——誰要買這隻小狗啊？——五萬讚好，熱門留言都是些網紅、漫畫家、政治人物。這些人的專業就是跑到網上對人落井下石嗎？

下午的接洽絕對不能失敗，只是，他也只能一次又一次每隔兩分鐘就切換到討論區上自己的頁面，每次重新整理都有新留言：笑死、朝聖、狗哥拜託幹我。他已經追著這些頁面看了兩天，可以說，他就是自己的最佳觀眾，貢獻了最多點擊。兩天前，他查了一下「如何下架迷因」，找到了個當年被弄成迷因的匈牙利老頭，因為他笑得像哭一樣，一夜爆紅。爆紅的形容詞總是一夜。老頭發覺自己爆紅後想要申請下架照片，但無助地學懂了網絡不是一個可以刪除東西的地方，但凡存在過皆永恆。於是，這老頭想，算了，就當人生多點樂趣吧。他瞪著這老頭便祕似的笑臉，心想：這老狗肯定沒試過被人把頭拼貼到一條生蚤癩皮狗上，看你還樂趣不樂趣。

女友還是每晚跟他講視訊電話，他嘗試擺弄鏡頭，讓自己看起來不像影片裡那麼猥瑣。只是影片裡的模樣已騎劫他的意志，彷彿隨時會在唇齒間蹦出那句名言。他就像生出了一個新的自己，並由新的自己強暴了舊的自己。女友說這幾天很忙，收集了同儕的研究資料，又認識了一個比較研究伊索寓言和臺灣民間故事的博士。他差點脫口問出伊索寓言裡是不是有很多狗。他想，其實網絡交友和外遇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所有人都有權瞞著伴侶來找點樂子。他敢說她有，他不小心看過訊息通知。不過所有人也只是瞞著伴侶到網上匿名提出這個主張，面對面時又只能把自己縮進脖子裡。

她跟他說了個伊索寓言故事，他心不在焉地聽：有隻小青蛙慌張地回家，跟老蛙說剛剛碰到一頭超大的妖怪，頭上有角，背後有尾，還有四條巨大的腿。老蛙說，那就不過是牛而已，而且哪有那麼大，看我把自己鼓起來就比牠大了。於是牠把自己吹脹，但小蛙說，牛比你大多了。老蛙再把自己鼓脹一點，小蛙說沒辦法，那牛還是比您老人家大多了。於是老蛙鼓足全力，結果這次牠像個氣球一樣，嘭一聲地炸開了。

他問，牠爆的時候長怎樣？

她說，像煙火一樣。

他想，那肯定美極了，美得像被亂槍掃射，從摩天大樓跌落海面。

午餐時間前祕書跟他說，老闆等等也會列席會議，你要做好準備。他緩慢地抬起頭來，祕書沒有正眼看他，緊繃的制服就像在鎖緊一場大笑，一不小心就會把鈕扣噴滿一地。他說好我知道了。還有，祕書說，平常心就好。他雙手在桌子下握了一握。

待祕書走後，他緩慢地把東西收進一個紙箱裡，像電視劇裡那些絕望被金融風暴殘忍捲入的無辜上班族，雙目茫然渾濁的暈開的黑藍墨水，任由兩手機械收納：時鐘、相框、去年的優秀員工獎牌、某次加薪後犒賞自己買的機械鍵盤、一次耶誕交換禮物換來的公仔、杯子、餐具與衛生紙……他想，我就是狗，我就是一條老公狗了。有個同事路過他的位子時本來還帶著笑意，看見他收拾東西馬上凝住了表情，踉蹌了一下，停下來幾秒後還是沒說什麼，走開了。他在心裡說了聲謝謝。

開會的房間裡有臺大電視，七十五吋，互動智慧附帶白板功能。他進去時，他的頭就荒淫無道地投映在上，比他真人的頭還要大上十倍，在這數量與質量都顯得崇高的人頭前那臺詞幾乎就要脫口而出。他緩慢地把視線轉向老闆，又看向列席的協會客戶，那三十多歲的男人憋得滿臉通紅，最後還是忍不住噗嗤一聲，跟旁邊兩個員工邊笑邊抱歉。他又把頭轉向老闆，想自己的臉一定慘白如紙。老闆說：「來得正好，我們正要開始看呢。」

祕書按下播放，他看著那個自己開始講話：「誰是小母狗啊？」那五秒延長得像一個世紀，一次輪回，一場曲速航行，一畝開天闢地，使他心神恍惚，差點錯過了其後的過場效果，他的臉融化成一個公園，老闆親自配音的旁白說著：「全臺灣目前一共有十五萬流浪狗，牠們無家可歸，只能日曬雨淋……」

「很棒吧，」老闆洋洋自得：「不是我吹，這流量一定爆，屌屌，超屌，skr，GGG。」他不知所措地看著客戶，那動保協會的卅歲男人站起來跟他握手，笑著說：「狗哥，久仰大名。」他心想，能有多久。整場會議

他就像浮在雲端，失重得不知所以，像條紙船在河裡漸漸遠去。沒人問他有沒有準備些什麼東西，只有老闆口沫橫飛地推銷，在白板上他的臉裡畫了一個接一個箭頭與圓圈，客戶們點頭稱是。最後離開會議室時，祕書讓他留下來，跟他說：在計畫裡他的頭銜是演員，演出費是三個月薪水。

與客戶同行的其中一人是導演，另一人是攝影師，他們說要把握時間，先去車上檢查器材，等等拍完晚上就得發。他說，我還沒想好……老闆說，回位子收拾一下就出發，我也要到場看。他回到位子才想起東西早就清空了。老闆驚訝地說，你東西就這麼少？他想了想，把紙箱子像陰穴般掰開，把時鐘放回桌上。

傍晚時分，他獨自坐捷運回家。他覺得體內有個東西像音樂一樣脈動，不知道是什麼，他也不想深究，只任由身體隨著行車的節奏搖擺，像嘻哈鼓點重重重複。快到終點站時，車廂已經快空了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忽有所感地抬頭看去，有個男孩正閃閃縮縮地用手机對著他。於是，他站起來，往那嚇得趕忙收起手機卻又下不定決心逃跑的男孩走去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至少走了五次影片的長度。他居高臨下地看著那顫抖的男孩，男孩看起來快哭了。他內裡的音樂幾乎要傾瀉出來，快使用雙截棍。

於是，那個男生就聽見狗哥問：「你想要合照嗎？」

誰是小母狗啊？誰很浪啊？（畫面切换至公園流浪狗）目前，全臺灣一共有十五萬流浪狗，流浪們無家可歸，經歷日曬雨淋，狂犬病，營養不良……（切换至收容所）只是，臺北的收容所只有三十二處，臺北市動物之家超收率更是全臺之冠……（切换至狗哥）以認養代替購買，讓浪浪有一個溫暖的家。（露出原影片的微笑）現在，誰是好主人啊？

「狗哥您好，我是××毛孩公司的○○，誠邀您為我們拍攝一則三十秒的廣告……」

「狗哥好，我是 YouTube 頻道的某某，頻道主要關注兩性生活，想邀請狗哥為我們分享調教跟 Dirty Talk 技巧……」

「狗哥，展信愉快，本人為市政府公關宣傳部長，誠邀您為我們錄一則音檔，說『誰是好市長啊？』作公關宣傳之用，酬金若干……」

「狗哥貴安，我是煮食 Podcast 的××，希望狗哥可以到錄音室錄一句『誰是小薑母鴨啊』。錄音完成後，我們會送你一箱即食調理包……」

逐篇讀著這些邀請時，狗哥正在跟女友聊視訊。他說之前幾天那些都是老闆想出來的行銷計畫，沒想到還真奏效了。她笑著說，你演得超好笑，我原本差點就以為你真的去聊色了。狗哥說，怎麼會。鏡頭裡看不到他忽然緊貼起來的大腿和坐直起來的腰骨。然後他又模仿了一次影片裡的話，她說，我是狗哥的小母狗。兩人大笑了一陣。她說，禮拜天就回來，記得到車站接我，別紅了就翻臉不認人。狗哥說，誰要人接啊。兩人又笑了起來，笑得讓他感到自己體內有什麼頂天立地，還橫向地延伸開來了。

隔天，狗哥向公司請了假，花了一早上上傳錄音檔給不同媒體，用平板電腦在 PDF 上簽了一份接一份同意書，跟一個又一個行政確認錢何時進帳。下午，他坐計程車到網紅們的攝影棚或錄音室，按他們指示說差不多的話。一箱一箱業配品他雙手拿不完了，最後索性租下了計程車司機，讓他在各個地方的門口等他。

計程車司機說：「謝謝小老闆。」

狗哥說：「誰是小老闆啊？」

兩人彎腰笑得像一雙半硬的陰莖。

晚餐後狗哥到了松江南京附近一家唱片店，老闆是個DJ，昨天私訊說他就是把狗哥跟嘻哈和電音合成在一起的人。DJ說，想邀請狗哥加入年度迷因音樂計畫，把他合成進一個組曲裡，如果願意的話可以來唱片行聊聊，錄一個音質較好的版本來混音。狗哥說，想不到有天我還能出歌。DJ說，音樂是個好文明。

DJ倒了一杯琴酒通寧給狗哥，他說，串流年代啦，唱片行不得不順便當起咖啡廳和酒吧來賺錢。店裡放著節拍工整的九〇年代嘻哈，這是DJ介紹的，狗哥心不在焉地聽著，酒精把他一天奔波的疲憊扭鬆了。於是決定腳步虛浮地出門跟計程車司機說行李放這就好。三個人就合力把戰利品搬進店裡，狗糧、情趣玩具、調理包、紀念品、寫真集、零食與飲料……臨走前司機向他討了個飛機杯，興高采烈地在善意的大笑聲中開車走了。狗哥跟DJ坐在電腦前，互相碰杯。其後DJ放了一段把狗哥合成進臺灣幫派饒舌的片段。

狗哥說，這也太猛了吧。DJ哈哈笑著，不要急，還有更猛的呢。他把混音器推到最大，讓狗哥的聲音布滿回音地炸滿整個空間，狗哥感到自己幾乎把牆壁都撐開了。其後，DJ把對白像黑膠唱片般搓了起來——誰、誰誰、誰、誰誰、誰是、小、小小小母狗、母狗？誰、誰、誰誰、誰是、誰是——

狗哥說，哇靠。DJ笑問，還滿意嗎？狗哥說，我不知道該說什麼。他們又倒了一杯，撕開了一包公關品零食。DJ問，你平常有在聽嘻哈嗎？狗哥說，就聽臺灣流行那些。DJ不動聲色地喝了口酒。狗哥自己喝了一口。DJ說，嘻哈一開始是非常地下與小眾的，甚至沒有條件進行創作，絕大部分早期的嘻哈派對也只是讓DJ用黑膠唱機放歌而已。這裡考驗的是品味，而不是技術，在這個時候饒舌還沒發展起來呢，頂多研究出怎樣讓兩張黑膠無縫接軌，這已經很了不起了。那些去不起迪斯科的人們，就會去那些地下派對聽歌跳舞。

後來，有個天才想到了讓人參加他派對的方法，他會放兩張一樣的黑膠唱片，但只輪流放它們的過渡段，也就是Bridge。這是沒人做過的，誰會想到副歌跟副歌之間的地方竟然才是精華，又有誰會買兩張一樣的唱片？

所有去他派對的人都嗨翻了，因為，原來角落裡的東西才是主角，最明顯但是沒人提及的東西才是主角，這就是房間裡的大象……他又倒了一杯，狗哥又乾了一杯。DJ說，迷因就是過渡，是一個接一個的過渡。迷因就是精華。

狗哥沒聽。他的手機螢幕忽然亮了起來，在眾多訊息中霸占了首位。訊息從Telegram來，一瞬把他從雲端扯到地面，再用力揪進地心。那人說：「狗哥，明天見個面？」

誰是小母狗？誰要買這隻小狗？誰是小薑母鴨？誰要認養誰是好主人？誰是好市長誰是性愛大師？誰是小老闆誰是小蝦片。誰是小流氓誰是小兄弟誰是小壞蛋，誰是被害人誰是兇手誰是狼人，誰是誰誰又是誰，誰是老闆誰是客户誰是計程車司機，誰是DJ誰是伊索誰是客户，誰是迷因作者誰是讀者？誰是錄下影片的人，誰是狗哥？誰會在什麼時候看見誰字時變形誰又不會？迷因會不會變形？什麼時候，哪種狀態，誰看迷因會變形？

狗哥在古亭一家有吸菸座的咖啡廳戶外，他不抽菸，但二手菸似乎能疏導一些緊張感，像汗水處理。他就連初次約會也沒有像現在這樣惴惴不安。那人想要勒索還是分紅？會不會像童話故事般前來認錯，還是其實真的想要約炮？有沒有可能是她本來真的想要聊色，但到了一半被男友或丈夫發現，導致這樣的後果？抑或那種集團式的網絡惡意，只為釣出像狗哥這種寂寞男子，再示眾嘲笑？咖啡廳裡有些人認出了狗哥，喜出望外地跟他打招呼。他們說，狗哥你真人好害羞喔。狗哥擠出一個苦笑：現在是早上嘛。

兩杯咖啡過後，傳給那人的Telegram訊息也沒有被讀，狗哥把整壺水都喝完了，還是唇乾舌燥。他決定回家，繼續錄音給不同媒體與網紅，胡說八道一些沒人在意的個人觀點。比如說如果大家真的聊色，千萬要注意

安全，不要拍到臉。動保的廣告觸及率不錯，協會決定砸幾千元下去繼續賣廣告，狗哥就看著自己的臉不斷出現在別人的FB首頁，刷新出大批泡沫般的留言。

這實在太神奇了，狗哥想，自己像耶穌，死後三天復活。

他不斷往下滑著，每隔幾分鐘就看到自己的臉一次，這讓他看什麼都心曠神怡，彷彿廣袤的世界也不過是他個人的倒映，通過他這塊稜鏡可以折射到任何遠方。Telegram 那人也沒有意義了，狗哥就是道路真理與光。狗哥好帥，網友說，狗哥有夠屌。在眾多帖文裡狗哥觀察到了一個幾千讚好的影片，是個行車紀錄器影片。在駛經一排老式房屋的騎樓時，有群小孩正蹲著搗弄些什麼。機車慢慢行駛著，騎士也似乎在看著那些小孩，他說：「水火箭耶。」然後那群小孩忽然一哄而散，沉悶的嘆一聲，水火箭歪斜地用力發射，像箭一樣朝機車直射而來，騎士慘叫一聲：「幹——」影片戛然而止。

狗哥哈哈大笑。最多人讚好的留言說：「十次車禍六次快，一次阿北，一次飛碟，一次英文報告，一次水火箭。」狗哥笑得眼淚都流出來。

他繼續滑，繼續往下，如在摩天大樓層層觀光，一個個迷因就如電梯換乘區與觀景臺，讓所有人在副歌與副歌之間過渡。其後，水火箭的帖文明顯變多，病毒性地爆紅起來，開始與 to be continued、The Lion Sleeps Tonight 與黑人抬棺等老牌迷因結合，進入了電音與嘻哈的混合範疇。滑著滑著，狗哥與水火箭彷彿重疊起來，混合出極其古怪的色彩印象。最後，狗哥再次滑到了動保協會的廣告，自己臉容再次猥褻出現：「誰是小母狗啊？誰很浪啊？」最新一則留言說著：快煩死了，這傢伙什麼時候才會消失？這留言的讚紅如火箭升空。

在現代社會中，迷因若能快速且有效地從一個宿主傳遞到另一個宿主，最有可能成功。這些迷因無需理會

宿主是否處於良好狀態，也就是無需理會宿主能否順利生存或繁衍後代，只要能感染更多宿主就好。我們現在生活在這種社會，而迷因已經完全改變且持續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。

——蘇珊·布拉克莫，《迷因：基因和迷因共謀的人類心智和文化演化史》

在臺北車站等女友回來時，還有些人認得狗哥，笑容都帶著些曖昧的尷尬。那是一種禮貌，一絲抗拒，一點藐視，彷彿是給予過氣明星的應有尊重，大概座落於你可以出出單曲，上上節目，我們都沒有關係，但你再敢自不量力搞大型巡迴就噴死你的位置。DJ也說，現在除了想回顧歷史的話，不會有人再聽八〇年代初或以前的嘻哈了。那些先驅們也回到街道去，過普普通通的生活。

他感到自己虛胖了一場，猶如心臟一張一弛，每秒六十到一百下，三分鐘就完成一次全身血液循環。他往網絡縱身而入，就像在血池裡游了一次百米來回，血淋淋地上岸時所有人都已經轉開目光，追著下個跳血池的人看。這一切才發生多久？時間感崩潰如若水火箭朝鏡頭發射，就連流淌出來的鮮血也是澄藍的、讚好的顏色。

他跟女友搭捷運回家，她手上挽著好幾袋南部帶回來的伴手禮，還有幾本同儕著作。她說有個副教授朋友在研究牛皮量地的故事。他說聽都沒聽過。她說這故事有超多版本，但大多也是說荷蘭人騙了臺灣原住民，說他們只需要一塊牛皮大小的土地就好。原住民答應了，結果那些荷蘭人用極精湛的技術，將牛皮一絲一絲切開，最後變成了一條長長的細線，他們就用這條細線圈出一大片土地。就這樣圈走了原住民的土地。

「那他們騙走了哪些土地？」

「有些人說是赤崁樓，有人說是安平古堡。」她說：「但也有版本說是荷蘭女人用這個方法騙鄭成功，

拿下了臺南新港。又有人說是荷蘭人騙日本人，又有說是漢人用來騙苗粟的原住民，根本不知道哪個是真哪個是假。」

「所以割了哪？誰割給誰？」

「哎喲，」她白他一眼：「當故事聽聽就好，哪有那麼大的牛皮。」

晚餐他們吃了伴手禮跟他賺回來的公關食品，看了一陣影片，做了愛。他們講了些 Dirty Talk，但他每次都腰也在想，這大概是他最後一次用狗哥身分做愛了。做完洗澡，刷牙，各自躺在床上滑手機。社交媒體已被水火箭占領了，但又有新的迷因冒了出來，留言的又是些網紅、漫畫家、政治人物、作家、配音員、過氣明星、運動員。所有人都在別人身上分一杯羹。

他問她：「既然牛皮量地這故事是假的，為什麼不取消它？」

「把假的故事串連起來，再講幾次不就有意義了嗎？」她滑手機時連頭也不回：「狗哥，老蛙吹牛吹爆了，也是一種煙火。」

臨睡前，他的 Telegram 訊息又跳了出來，那人說，我幹你媽的狗哥。那人傳來一張打石膏的照片，還有一段影片。那是水火箭迷因，但影片在水火箭擊中車子後並沒有戛然而止，而是傳來一個男子模糊的呻吟聲：幹——幹你媽的狗哥……那幾個小孩飛奔過去，一邊忍笑一邊扶起他……

他沒有回。因為他不是狗哥了。他把那人封鎖，卸載了 Telegram 跟交友軟體。他知道，到了下個星期，當所有錢都進帳過後，他就會把那人忘得一乾二淨。就像他本人被世人遺忘那樣。那人會持續一陣子，但就是那樣了。這晚他睡下去，再也沒有做夢。機械運作的聲音在一片闇黑裡規律地喀喀作響，組合成一張巨大的臉，而他是嘴角一條淡淡的牙膏漬，隨著洗臉的動態綿延開去，直到潮水湧來，洗進黑暗之中。

作者介紹

沐羽

來自香港，現居臺灣。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，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創意寫作課程首屆畢業生。已於木馬文化出版短篇小說集《煙街》，單篇作品散見《樣本 Sample》、《字花》、《文訊》、《聯合文學》等媒體，亦收錄於《我香港，我街道》、《困頓之書》等文學結集當中。個人網站：<http://pagefun.com>

評審意見

平路

小說毫無抒情的企圖心，其實並不好寫，難處在抓住讀者的專注力。這篇「殺死迷因」節奏明快，文字活潑生動，時時令人會心一笑。

趣味是讀下去的誘因，文字在流暢中夾敘夾議。反諷（笑點所在）之一是眼前 Remix 的時代，一面「閱後即焚」；另一面，網路可不是隨意下架的地方，凡存在皆永恆。

小說中警句連連：「世界本是水族箱，今天輪到我當小丑魚」、「一個成名的包裹，內面是七彩繽紛的殘忍」等，有助於維持通篇的流暢度。然而，「殺死迷因」的小說張力尤在於映照著目前現實世界，每個人似乎都有自己的十五分鐘（不，十五秒！），如何在其中自嘲又自處，包括是否信以為真、是否「卸載」各種社交軟體，已是每個人今時今日的挑戰。